

最高勲章

最

高

勳

章

愛情如一環
此環無終極

70471

目次

最高勳章 (V·梭爾齊瓦作)	一
偉大的命運 (F·克洛勒作)	七九
第九十六號女人 (L·格維維耶夫作)	一二三
薩莉莎 (A·加里甯作)	一四五
後記	一五五

獻給我的母親，

同時親吻着她那雙痛苦的手。

對於最殘酷的敵人，我也決不希望他過我年青時所過的生活。像茴香草一樣苦澀的、女人的、農婦的平常生活。我現在還覺得這種生活歷歷如在目前，它不盡的悲傷，嚼不完的禍患，飲不乾的淚水，此外還要加上我丈夫的折磨。

當我還非常年青的時候，人家就將我嫁給了我的瓦西爾：我不到十六歲，他比我大一歲。

人家不管我們有沒有愛情，是不是心願，就叫我們結了婚。他，像一隻禮拜堂的老鼠一樣貧窮，而我也恰恰和他一樣。

我所有的財產祇是我的力氣和我的健康。因為我在少女時候是非常強壯的，——一個真正年富力壯的赫爾古（註一）！我可以背着八十公斤的袋子飛跑。

當我行走的時候，地板在我的腳下發出軋響。

瓦西爾呢，他却生得異常孱弱。這是一條真正的癩皮狗，說來氣人，他還有着一臉麻

子。赫爾古（Hercule）是希臘神話裏的人物，以身高力大著名。

子呢。並且在他小時候，因為做工的緣故，他又得了脫肛的毛病。

他並不愛我。他的頭腦裏有另一個女孩子。他要娶的是另一個。可是人家沒有把那俏丫頭許給他：他太窮了。他的父母是有錢人。

我在禮拜堂裏，我們當時肩並肩地立着，人們在開着玩笑。我呢，長得高高大大，像一株開花的蘋果樹；他呢，人家看都看不到，他被我遮住了。我聽到人們在耳語：

「好個漂亮的小姑娘啊！她長得多麼健壯啊！她真像孔雀一樣美麗呀！她那亞麻似的頭髮佔得一百個盧布，她那雙藍眼睛——值得一千，整個女郎是無價之寶呢！」
「像這樣一個漂亮的女郎，是不易給我找到配偶的！瓦西爾，他，什麼樣子也沒有，這祇是一塊洗地板的抹布。」

瓦西爾臉色沉下來，綁起了眉毛；可是還有人在說：

「一朵蜂窩菌（註二）！一朵真正的蜂窩菌！」

這綽號就這樣留在他身上了，正如一幅縐紗貼在一隻禿頭上一樣

自從受了這次侮辱以後，一開頭，他便叫我過着難堪的生活：一隻壞的車輪的確比一

（註一）蜂窩菌（Mortille）是一種形似蜂窩的菌類，此處用來形容瓦西爾的醜

陋。

隻的車輪纏得更加厲害呀。每天，他將我痛打着。他把我的髮辮纏在他的手上，——我當時有着一條粗大的，那樣長，長到拖在地上的髮辮——他一面扭着我的辮子，一面踢踏我。他沒有力氣，可是異常兇惡。他坐下來歇息一番，隨後又更加厲害地踢踏着。他用韁繩，用叉子，用炒菜的鐵鍋，——用隨手抓到的無論什麼東西打我。在那個時候，你們都知道啦，俄國有着這種給女人制定的法律：不要響，忍受着你又去的一切。我不響，我忍受着一切。而他打得多兇啊，他！一句話，這簡直是地獄呀！每天，每天，他把我打到竟至失去了知覺。我的爸爸，原是一個信教的農民，他忍不住對我說：

「逃開這個地獄吧，你回到我們這裏來好了！」

可是當你有了「一個合法的丈夫，你跑到那裏去呢？我的媽媽，她眼淚婆娑地對我說：

「忍耐着吧，阿囡呀！如果你走了，所有的恥辱都會落到你的妹妹們身上來，任誰都不會願意娶她們了。人家會說：她們的姐姐，這是一個和她的丈夫不和的輕薄婦人呀。」

於是我忍耐着……

而我的「蜂窩」却更加討厭他的家庭了。什麼樣的主人便有着什麼樣的住處呀。他却厭惡着我們的房子，他不時也窺視着娜麗茲，他不能够忘掉她。這不能不叫人相信是魔鬼在把鄰家的女人變做蜜糖呀。娜麗茲和我一樣，人家已經將她出嫁了。瓦西爾這種行

爲，使我在人們面前感覺得恥辱。我責備他道：

「瓦斯卡！比西爾，不要偷看別人的女人啊！」

而他回答我道：

「人家的女人是一隻天鵝；我的女人却是一株苦澀的茴香草。」

當他說着這話時，我便把頭垂下，我聽他這樣說，心裏真有着說不盡的辛酸呀。

可是，當我年青的時候，有過多少貪饞的眼睛瞧着我閃閃發光啊！人家都說我長得很好。如果我走過村莊，男子們便都張開了嘴，拿眼睛追着我，而女人們都感到深深的嫉妒。可是對於心裏有着隱痛的人，就像一個晴朗的日子下着雨一樣。我當時是那樣的憂鬱和痛苦，當我走過我們的街坊，兩眼都被自己的睫毛遮住了。別人的眼睛都盯着我看，而我的丈夫却祇有一股冷風向我吹來。

我既不是閨女，又不是寡婦，也不是妻室……

★

★

冰在某些人腳下發出軋響，

在我們腳下却裂開來。

那時大家過着困苦的生活。周圍的村莊沒有土地。土地完全屬於地主。我們的村莊名叫塞米塞利（註三），是一個大村莊。有時候，農人們集合起來，對於他們的禍患，說着悽慘的笑話：

「這才有趣啦！七份人家共一個斧頭，七個女人養一隻公雞，塞米塞利村是既沒有幸福，也沒有快樂呀。」

「七個村莊才有一條公牛，並且還是一條脫毛的牛呢！」

「這種日子過得真是不錯呀，七個人擠在一條短袴裏！」

而我們呢，我們起初住在瓦西爾的家裏，和他的兄弟們以及兄弟的女人們，公公，婆婆以及一些小孩子，整整一大羣。

那時的日子是艱難而又冷酷。窮困！飢餓！缺少土地！大家痛苦着，這簡直不是一種生活呀。大家沒有地方施展自己的力氣。人們最愛拿小孩子和女人們來發洩自己的悲傷和不幸。這時候最好不要有生育。一個小孩來到這世界，既不是快樂，也不是幸福：這祇是又多了一張嘴要吃。信不信由你，當白喉症開始在村中造成大批死亡時，母親們都特地帶着她們的小孩到病人家裏去哩。她們希望自己的小孩也死掉！一條狗對於牠的小狗有着更

（註三）「塞米塞利」（Semicelie）即七個小村的意思。

多的憐憫，可是生活竟苦到使人變得殘忍起來，白喉症至少可以叫人很快地死去，而在一個母親，看着自己的孩子餓得發黃，並像一隻馬鈴薯在火爐上面乾縮起來一樣，那是更加難堪的。小孩死掉了。一些女人跑來了。她們呻吟着並且低聲咒罵着：「可憐的耶穌，人家很快地就把他送到天使們那邊去啦，他連發出一個叫喊的時間都沒有！」

於是人家將他抬往墓地……

母親們唱給她們的孩子們聽的歌，使人起着寒戰：

寶寶咽啊！

一會兒就死啊！

爸爸會給阿囤

拿來一些木板，

公公會給阿囤

做成一副棺材，

奶奶會給阿囤

編造一頂花冠，

一種真正的窮困。既沒有乳牛，也沒有匹驚馬。起初我的丈夫很是勇敢。「我們要變成財主呢！」他對我說。「我們不會討厭工作的，我們要像書裏面所說的一樣使得我們的家務興旺起來。」我們做這樣，我們做那樣，而結果是既掙不到麵包，也掙不到鹽。還有，麼好對你說呢？這種生活是誰都熟悉的。於是開始了另一種生活：一切都爲着一條乳牛。我們既不吃，我們也不喝，好積下一些錢來購買一條乳牛。現在瓦西爾要同一些好朋友，這坐火車去買他的乳牛去了。我呢，我當時對他說道：「不要去得那樣遠吧，就在市場裏買一條算了，隨便買一條，揀你合意的就行啦。」他不願意聽我的話。他很執拗。「我是主人！」他對我這樣說。他們到那邊去購買他們的乳牛，並把牠們裝在運牲口的車箱內帶回來。我呢，我留在家裏等着我的乳牛。隔一些時候，我便跑到窗口去望一望。末了，我看見他帶着乳牛回來了，他拿一根棍子趕牠。

「瓦西爾！你怎麼弄的呀？」我對他叫說，迎着他跑去。他不高興地回答我道：

「牠走不動啦！」

我們把乳牛安頓在一間小小的畜棚裏。這的確是一條有血有肉的乳牛，牠身材良好，乳部健壯，兩角強有力地彎曲着。

我拿東西給牠吃。牠吞了整整一袋草。這事像是很順利的了。天剛發亮，我便跑去給

擠乳。她呢，牠却是空空的：連一滴乳都沒有。慈悲的上帝啊！

「瓦西爾！」我說道，「爲什麼牠是空的呢？」

「這也許是因爲牠在路上辛苦了緣故吧，」他回答我，同時把頭轉過一邊。

「牠爲什麼會辛苦呢？」我對他說，「牠並不是走來的，你是將牠裝在火車裏面運來的呀。」

瓦西爾像一條鯉魚似的一聲不響。我把牛弄到院子裏。我拿了一袋草料給牠去吃。我拌了一盆裸麥粉給牠去吞，然後我才轉回屋裏。我料理家務一直到正午。我提着桶子去給我的乳牛擠乳。我剛走到門檻上，便氣得不能動彈了：那畜生用三隻腳立着，把第四隻腳舉起，牠在吸着乳，牠在自己擠乳。

鄰居的女人從籬笆上面探過頭來對我叫說：

「亞麗婀娜！亞麗婀娜！快來看你的乳牛在幹什麼！」

我呢，我給我的乳牛當頭一棒。這畜生真是再固執也沒有了！如果我留在牠身邊，牠便不吸；如果我躲開，牠便又吸起來。於是我埋怨着我的丈夫道：

「你買來的不是一條乳牛，却是一隻空的袋子呀。一切都會裝到這袋裏去，裝到這乳牛身上去。我們欠了一身賬，而牠却脹得滿滿的。」

啊，我爲了這條乳牛曾經怎樣苦痛過來啦！我們費了多少力氣想要使牠去掉這個習慣
啦！我們給牠做了一隻外面裝着釘子的嘴套，好讓牠想要吸乳的時候受到痛楚。那麼，你
猜牠想出了什麼花樣？牠睡下來把釘子插在土裏，隨後便使牠的乳房儘可能地靠近牠的
頭，並且吮吸起來。牧人將牠和他的整個牛羣一道趕往牧場。牠暫時跟隨着其他的乳牛，
隨後便跑開藏在灌木叢裏，不讓牧人看到，重又開始牠的勾當。我手裏提着桶子向牧場
去，可是迎面而來的鄰家的女人對我叫說：

「用不着跑啦，亞麗婀娜！你的乳牛滾倒在灌木叢裏，牠自己已經擠過乳了。」

並且當牠吸起來的時候，牠竟吸到一滴也不剩！給牠搶下一點點來的唯一的方法，是
將牠的鼻孔吊住。我們將牠的頭儘可能地拉高，並將牠吊住。牠動來動去，什麼也抓不
到，便怒吼起來。可是我們不能一直將牠吊着呀。我們必須讓牠吃喝呀。我們剛剛將牠解
下，牠便吸着自己的乳。

末了，祇得將牠殺掉。牠已經長得非常肥胖，牠的肉像浸透了乳汁。我的丈夫，他吃
過那肉；我呢，我吃不下。

我們簡直窮得要命：想要買一條好的乳牛，我們沒有足夠的錢；而用一筆很小的數
目，我們祇能買到一條毫無價值的壞而且小的乳牛。我呢，我因爲沒有一條乳牛而愁悶不

甚，可是有什麼辦法呢？我們把手插進衣袋裏面，我們祇能摸到一些洞眼！

有一天瓦西爾私下出門去了，什麼也沒有對我說。到傍晚時候，我看見他牽着——也可以說是背着一條什麼牲口轉來了。我迎着他跑去。我看到了什麼呢？一條乳牛，一條小得要命而且那樣瘦削的乳牛！他把自己的長外套將牠完全蓋住，免得給人看了笑話；而牠沒有行走，祇在一步步地挨着。

最最仁慈的上帝啊，這究竟是一條乳牛呢，還是一隻小犢呀？牠簡直叫人作嘔，滿身的虱子和疥瘡，並且還有一條腿是殘廢的。我們將牠推到家裏。牠一進門便倒在厩上。第二天的早晨，公公將他的馬借給我們——那是我們向他借來的一匹騾馬：乳牛被裝上車子，我們將牠帶到了獸醫家裏。獸醫將牠檢查過，對我們說道：

「牠患着一種很長久的風濕症，這要每晚用浸着樹脂的草束給牠摩擦腿子。」
他給了我們一種去虱和治疥瘡的膏藥。

「將這藥給牠貼上，」他對我們說，「早晨和晚邊。」

我和瓦西爾，我們兩人為牠有過多少辛苦啊！我們給牠貼上膏藥，我們用梳子給牠洗刷。隨後，繫了一個草束，我們把樹脂倒在草束上面，於是我們給牠擦着腿子。牠呢，睡在地上，祇是叫着，牠的食量真像一個無底洞，雖是那樣能吃，却仍舊瘦伶伶的；無論什

麼時候，牠都吃得下去。每逢要給它擠乳的時候，我便叫喊着：

「喂，瓦西亞，來把乳牛扶起呀！」

他把牠扶起並將牠撐住，我呢，我便給牠擠乳。等我擠完了，他便仍舊讓牠睡下。

願上帝賜福給獸醫吧！乳牛竟漸漸地痊愈了，虱子不見了，疥瘡結口了，牠能够自己單獨站立起來了。過了一些時候，牠給我們生了一隻健壯的小犢。牠變得完全漂亮起來了。我們那小小的乳牛。牠生得那樣活潑，那樣敏捷。可是有一句老話：「窮人多災。」我們僅僅養了牠兩年，我們的乳牛：牠貪嘴，有一天牠吃了一些生的馬鈴薯，把喉嚨塞住了，可憐的傢伙。我跑到院子裏去，可是牠已經死了：牠已經氣悶死了。

瓦西爾對我說道：

「乳牛在我們家裏是活不長久的，亞麗婀娜。這種畜生和我們不相宜。我們不如買一條牝山羊吧。」

我那時還非常年青；生得愚蠢的我，不能什麼都預料到，我便胡胡塗塗地同意了。

他給我買來了一條牝山羊。我才逃掉了狼，却又遇着一隻熊了！上帝呀，怎樣的悲哀，怎樣的憂鬱啊！無論我走到那裏，它都跟着我，咩……咩……地叫着。將牠餵得飽飽的，把牠洗了又洗，可是牠仍舊不斷地跟着我，並且咩……咩……地叫着。從這時起，我

便不喜歡牝山羊了。

我們的幸福

和天一般遙遠。

我們就是這樣生活着。窮困立在我們的門口威脅着我們。瓦西爾憔悴起來，細長得像一根火柴，扁癯得像一條鯊魚——祇有着皮和骨。他老是奔忙着，老是夢想着成功。他夢想有一個良好的田莊。有時候我忍不住憐憫他起來。難道我們兩人沒有像牛馬一樣勞動過嗎？無論什麼我們都忍耐着。有人在森林中給大老闆們拖曳巨大的木料，我們兩人也在雪裏面拖曳着。尤其是我。瓦西亞，他呢，不會比一隻麻雀強壯多少。稍爲用點力，他的肛門便要脫出來。我搬運貨物，我做着苦力；我和我的丈夫一道，到旁的村莊去做短工。我們不輕視任何工作，而貧窮却一直扼着我们的喉嚨。我們穿在身上，吃在口裏。我們像兩匹疲乏的驃馬，我們忙碌着，而我們的工作却一直在替別人賺錢。

我的「蜂窩菌」悲哀起來了。

後來好像是一件故意造成的一樣，這時我被一個男孩子愛上了。這人是我們的鄰居，才

搬來不久。他在城裏面，在二個工廠裏面做工。當我們很小的時候，我們會一塊坐過冰搗，我們曾一道尋過菌子。

四歲在同一個時候，他和我，我們都給同一的疾病攫住了。這事發生在夏天。我還像昨天一樣記得清楚。將近傍晚的時候。暑氣已經減退了。黃昏漸漸降臨了。我那時剛去收取曬在籬笆上面的衣服。我站着一動也不動。一種深沉的靜寂籠罩着村莊，天色靄藍，透明得像春天的冰塊。太陽隱藏在大地的另一角，絳色的雲飄浮着，像絨毛一樣的輕柔。

我把兩手叉在後頸窩上，和一尊彫像一樣靜立不動，我在欣賞着那種神聖的光，欣賞着那種美麗。我彷彿是第一次看到這一切似的。我究竟這樣呆立了多久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也許祇有一分鐘，也許有整整一小時。

「亞麗洛赤卡，喂，亞麗洛赤卡！」我聽到有人叫我。

我轉過身來，這是他，米卡爾·沙維利赤。他凝視着我，他的眼睛裏，閃耀着那樣的快樂，就像他看到了一個奇蹟一樣。我呢，我正面瞧着他，我渾身酥軟起來，彷彿從頭到腳泛濫着一股熱潮似的。我覺得我的雙頰像火一樣燃燒着，我確實感到一種愉快臨到我的身上，但也有一種痛苦……

「亞麗洛赤卡！你難道在做禱告嗎？你的臉孔在閃閃發光呀。我一見你，就再不能夠